



阅读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惯,是最快、最有效地去获取经验、锻炼思维和了解世界的途径。在书中,每一段文字背后,都藏匿着一片天地。阅读过程中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:发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想要分享,品读一段精美的文字内心有了共鸣、从书里得到某种启发想要传达给其他人……这是一个属于读者的版面,只要你爱好阅读,只要你想要表达,就有机会让你发声,与更多的人分享你对所读书籍的看法。投稿请发送至 zjwbds@163.com。

光阴故事

一枕新凉一扇风

□李仙云

立秋至,酷暑去,在持续的高温橙色预警中,“立秋”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,终于向我们姗姗走来,经历了大汗淋漓的盛夏肆虐,那些民间的俗语古谚此刻竟觉得那般清凉熨帖,“立秋之日凉风至”,“早上立了秋,晚上凉飕飕”。翻阅史料获悉,这个“酷爽”的节气,在古代可是“四时八节”之一,若是在周朝,天子会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,到郊野迎秋,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,同时也是庆祝丰收,感恩土地对苍生的恩赐。

“一叶梧桐一报秋,稻花田里话丰收。虽非盛夏还伏虎,更有寒蝉唱不休。”这首现代诗人左河水的《立秋》,是我在华灯初上凉风习习的街头,看到梧桐叶从枝间飘落的瞬间,怦然心动想起的,真是“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”。梧桐叶落,这个秋天的象征符号,犹如在初春看到枝头那抹嫩绿,心间顷刻就被一丝

清凉浸润。立秋,也是灼灼春华,走到了硕果秋实之时,“物于此而揪敛也”,忙碌的农人信步走在稻花飘香的田间,眉眼间尽是舒心畅意,与人喜话丰收。虽已立秋,可“秋老虎”还是横亘在秋天的路口,咆哮发威般将热浪一股股袭来,烈日暴晒中,浑身燥热而刺痛。蝉儿栖于高枝,不知疲倦,或许它们已知时日不多,在倾尽所能,做最后的“绝唱”。

“乱鸦啼散玉屏空,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,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读这首宋朝翰林医官使刘翰的《立秋》,我与他,虽隔着千年的光阴,但文字却像在心间架起一座鹊桥,我如临其境般进入千年前那个立秋之夜,神似缥缈中画面逐渐清晰,他静卧榻上,乌鸦的刺耳鸣叫已散去,溶溶月色中,窗前的玉色屏风散着清幽的晕光,睡意朦胧中,一阵凉风从窗外拂来,那徐徐清风似在耳畔低语,秋来了……他起身却遍寻不到,只看到满阶飘落的梧桐叶,静沐于流光月色中。有时景

语皆心语,这首诗让我读出无尽的静谧与悲凉,此刻心若秋水,明净亦忧伤,三十年前的立秋,刚刚受伤卧于病榻,疼痛的脊椎毫无知觉的双腿,惆怅迷惘如月光笼于大地,阴霾布满心空。梧桐逢秋月,勾起多少愁煞人的立秋往事啊!

唐朝诗人刘言史在《立秋》中写道“兹晨戒流火,商飙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。”这首诗瞬间就让我想到汪曾祺的那句话:“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,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,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,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,或霜降水落的先驱,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。”这似乎是一个超能量的心里暗示,立秋到,从清晨就感觉秋风已至,暑气消减,连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,都觉得是悦耳动听的秋之轻吟。

一年年寒来暑往,数千载光阴倏忽而过,从酷暑步入立秋,那早凉爽闲适的“杲杲天”,让我不由得浅吟一句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老屋旁的向日葵

□章铜胜

夏天,向日葵开花了。我是在去徽州探访一处古民居的路上,遇见向日葵花开的,一见之下,顿觉惊艳。记忆中,南方种植的向日葵并不多,所以对于向日葵的印象一直不太深,不是此番见到,也不会无端地想起向日葵来。

那天,看到向日葵花的时候正是早晨,太阳才升起来不久,阳光还不太烈。一片向日葵花田里,花刚刚盛开,朵朵葵花在阳光里,花瓣明黄,圆圆的花盘上是浅浅的一圈一圈的褐色,有些已经结籽,有些正吐出细小的花蕊。花盘不大,却是一圈圈地看得清晰分明,那样的精致,真想去摘一朵来,悬挂在屋檐下,看着它一天天地风干,然后再挂在书房或是家中的某一个地方,作装饰用。

向日葵是一枝独秀的,一株向日葵只在枝杆的顶端开一朵花,却开得那样盛大、明艳,十足的自信招摇。向日葵的枝杆粗圆且密布绒毛,它托举着硕大的花盘,随着阳光转动,竟是那样灵活,不得不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。

那片向日葵花田的背后,是一个小小的村庄,村庄中的房屋都是徽派的老房子,有些房子可能刚刚

装饰过,黛瓦粉墙的墙体被粉刷得雪白,也有一些老房子的外墙斑驳,能看出风吹雨淋的痕迹。我更喜欢显得旧一点的徽州老房子,看上去养眼。一座老房子,在山水之中久了,也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,你会觉得这座房子就该在这个位置,就该建成这个样子。那一片葵花田,在老屋前,让人惊艳之余,也让人觉得它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,唯有老屋旁的向日葵,才能开出了几许岁月的沧桑来。

老屋旁的向日葵,静静地开着。我看见有几个行人从老屋旁的路上走过,他们走在了花田与老屋之间的路上,他们分隔开了老屋与向日葵花田,他们也连接了那些老屋与向日葵花田。我远远地看着,看着老屋起伏连绵的屋脊,看着黛瓦粉墙间的绿树。在徽州,在那些绿树和屋檐之下,应该有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和水声潺潺的水圳。此时,石板路上,该有荷锄肩担的行人;水圳边,该有洗衣洗菜的妇人;院落里,该有坐在椅上的老人;天井中,还有逗着小狗的孩童吧。

我随手拍下了一张照片,拍下了一朵盛开的向日葵的特写,它的背景是蔚蓝的天和雪白的云,是徽州老房子的马头墙。白云来去,马

头墙高低,而那朵向日葵静静地开着,如处子,也似佳人。照片上,向日葵那几片宽大的叶子,托起了一朵葵花的骄傲,也托起了徽州黛瓦粉墙的静默,还托起了蓝天白云的随意。

我想起记忆中那些远离老屋的向日葵,它们仍然盛开着,如眼前的那片向日葵一样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要从一座小型水库的堤底爬上堤顶,在水库的土堤上,不知是谁种了一小片向日葵。上学,我们看到向日葵面朝太阳笑着,放学,我们看见向日葵渐渐地低下头来。我们只敢远远地看着,不敢,也不愿意靠近,就像我们不敢,也不愿意破坏田地里的任何一株庄稼一样。

去山城上学的时候,坐长途客车,从车窗向外,我发现在许多狭窄的坡地上,人们见缝插针地种上了一些向日葵,那些地应该是瘠薄的,而那些向日葵和我在上学路上见到的向日葵一样,长势很好。也许,向日葵是不挑剔的,只要头顶有一片阳光,脚下有一片土地,对它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

看到老屋和老屋旁的向日葵,我想起了一些人,那些默默无闻地在乡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,如一朵向日葵般,静静地面朝太阳,心怀希望。

人生意趣

雨声里的读书声

□程中学

闲时听雨趣,是种怡然自乐的心情;在雨声中倾听朗朗读书声,该是一种境界了吧?

还是在上学之前,每逢雨天,我都要跑到离家不远的村小学去“听课”。因为只有雨天,我才不用帮着爸妈看护鸡鸭鹅。那时,还没上学的我很羡慕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,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拥有自己的书包和课本,胸前飘动着鲜艳的红领巾,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专注地读书写字。尤其是“读书先生”们端端正正坐在教室里认真读书的样子,特别令我神往。

无数个雨天,我戴着草帽踩着泥泞的小道,穿过空旷的坑坑洼洼的操场,掂着脚尖昂着脑袋透过木头窗子使劲往教室里瞅。每次我的脑袋一出现在窗口,都会引来全班人的注目。起初,我有些惶恐,但授课的老师并不赶我,我那忐忑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。我最喜欢听的,就是全班学生整齐的读书声,抑扬顿挫,有声有调,比当时的流行歌曲都要好。站在教室外的我,不管是哪一间教室发出读书声,我就迫不及待跑过去听。朗朗读书声水一样从教室里漫出来,将我淹没其中,我的耳膜里全是“奇形怪状”的书里的话语,令我激动,也令我新奇。这些“戏文”一样的话语落在我的心上,是无比舒心。当这些洪亮齐整的读书声穿透在雨中,覆盖了“沙沙”的雨声,天地间,唯有清脆而朝气蓬勃的读书声在飘荡,壮观而美好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纵然懂得天大地大,却也能在雨声中的读书声里,识别出人类情感与知识的力量之伟大所在。

于是,在后来我上学的日子中,很喜欢听雨中的读书声,也特别喜欢在雨声里放声朗读。雨声和读书声,融合一起自成大自然间最美妙的乐章,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和谐的动人画面。

长大后,我告别了宝贵的读书年华,离开了校园,雨天读书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清闲和享受,在生活中,雨声中能听到读书声更变得稀有。也许是被生活所累的原因,渐渐地,特别怀念以前雨声里听读书声的日子。雨声滴滴皆有情调,书声朗朗自有乾坤。再回首,才发现以前的读书岁月是那样简单纯粹,快乐且幸福。